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二十回 將英雄實至名歸 會俠烈情投意合

當下嘉祐君王聽了龐太師之奏，未及回答，即有潞花王道：“臣思比武者，各逞技藝，況有禦前眾臣，人人共見，立下生死文書，是乃鐵案，斷無異言。即王天化傷了狄青，亦不能加罪，老國丈不知是何居心，既唆言立生死狀，何以出爾反爾。欲擬狄青之罪，則唆使立狀者，其誰之咎？”天子聞言，點頭開言道：“禦弟之言，明而更公，龐卿勿得多辯！”即宣狄青更換一品朝衣。當日天子英明，將龐大師面光掃盡，此老奸賊羞慚滿面，呆呆不敢聲辯。孫、馮、胡三人也惱得臉漲通紅。狄青卸下金盔金鎖，著人送回南清宮收管。九環金刀，送還王府收藏。狄青更換朝衣一品蟒袍，氣象軒昂，俯伏君前。君王降旨道：“欽賜禦表弟平身，你有武藝奇能，即受王天化之職，勿得固辭。”狄青謝恩起來，排駕回轡，眾文武隨駕相送。君王又降旨道：“恩贈用侯禮收殮王提督，世祿其子。”王天化夫人聞報，哀哀痛哭，滿門老少，惱恨龐太師害了王提督。不表收殮事情，卻說潞花藩王手挽狄青同歸王府，進宮朝見，太後娘娘好生喜悅道：“難得賢侄兒年少英雄，今日已足抑盡眾奸，可與先人爭光，並為你姑母壯氣。”

聞文少表，即日潞花王傳旨，著令王提督家屬人口限三天以內遷出衙署，以待狄王親接印。新任提督先往呼延府拜見靜山王，謝了前日贈刀除奸之情，復去謝韓琦叔父，然後拜望各位王侯大臣，並謝石禦史於教場內作證。皆是款留酒宴，有的領，有的辭，不能盡述。

次日，狄青朝罷回來，又往拜包爺，談論一番，不覺已交辰刻。包爺款留，狄爺不好推辭，敘間說起龐、孫翁婿二權奸，狄青道：“未知緣何與晚生結此深仇？好教吾難以揣測。”包爺聽了，微笑道：“狄王親，你還不明，據下官看來，不因別故，只為胡倫之父胡坤，他乃龐洪黨羽，拜他門下，孫秀是以相助。如今朝中奸黨成群，猶如蛆附蠅聚，焉有美蟲。你前者傷了胡倫，下官看你是個有用英雄，又除民害，特此開釋免究，故此賊懷恨在心。上日借著演武廳題詩為由，將你執責要斬也是為此。”狄青聽至此間，方覺醒悟道：“包大人明見，猜測不差。”包爺道：“王親大人，下官想來也要怪你。是你原有差處，當日也不該恃勇將胡倫打死。他雖犯法，害民不少，死有餘辜，論理惟官吏可殺。若非下官知你是有用英雄，將你天豁，一經別官辦理，定然依律償命了。”狄青道：“這原是大人思德。”包爺又道：“前日既奉命執金鑽刀殺這孫秀，事已不成，緣何又力除狂馬，使龐府家丁誘去，是你躁養不知機之過。並且前夜大醉如泥，又要持刀往殺孫兵部，亦你之差。況子民殺官，事關重大，殺不成，又醉中被他拿下，這原是你少年心性輕妄，不諳事體。今既拘於官箴，以後須要切戒，方不誤大事。”

狄青聽了道：“大人金石之言，多方教諭，晚生敢不佩服。種種提拔之恩，沒世不忘！”包爺道：“休得言重，下官不過度理而言。即今你雖高官禦戚，但龐老賊是聖上所愛之臣，寵妃之父，從不畏懼別人。官高勢重，暗害明謀，人人怯懼，你宜時刻當心。”狄青點頭應諾，又道：“敢問大人，這張忠、李義未知怎樣處分。”包爺道：“下官原知二人亦是少年英雄，不願他歸入重典，只擬個誤傷人命，斷個緩決之罪。”狄爺道：“足見大人保赤之誠。”包爺又道：“比武之事，下官想來，可發一笑。”狄爺道：“敢問大人為何可笑？”包爺道：“笑這龐、孫、胡三奸，千般打算，厚交黨羽，又唆使立下生死文書，欺你再無本事可勝王天化。這王天化乃武狀元出身，故有千斤臂力，今奸黨龐洪將你計算，反把王天化一命斷送了。可笑這般奸黨，空費心思，今王天化已死，反害他妻少無夫，子幼無父，也覺可憐。”狄青道：“包大人，不是我晚生誇能，倘有日捉得奸徒破綻，定然斬草除根。”包爺聽了，只是點首稱是，暗道：你雖是英雄，原是個魯直之人。朝中多少能臣，也扳他不倒，初任的少年，雖有些志氣，焉能即可辦得來？當日談論多時，重酌交酬已畢，狄青作謝而別，卻歸王府，別無多敘。

再說王提督夫人米氏，遵著潞花王鈞旨，三天之限，衙署已遷清楚。擇了吉時，狄青進行內，有相得大臣多來作賀，衙役伶人數百恭迎，別有一番慶鬧。

又表狄太後喜得狄青，惜愛他如親兒一般。緣他是個將門之子，要將太祖金盔鎧甲，賜贈侄兒，狄青推辭道：“先王之物，為臣下者不敢動用。”太後又傳旨照式造成盔鎧一副，九環金刀一柄，又將血結鴛鴦一對，鑲嵌在金盔左右。此寶能除諸邪妖物，刀槍箭石不入。狄青謝恩拜受。

卻說石禦史這日閒坐衙中，想道：我與龐洪有不共戴天之仇，父親一命，被他暗害。又想上年與母初至汴京，屈指光陰又已一載，早經送母還鄉，托了姐丈夫妻二人代本官承歡膝下，略覺無慮。但思去秋與母親分別，到了汴京，尋覓父親，中途困乏，後來得授禦史之職。可恨龐老賊傷吾父親，未知何日得雪深冤！不覺為官一載，毫無成就。又想這奸賊又與狄青作對，不知為甚因由？前數天狄青比武，這些武將都不是他對手，又傷了王提督，當日老奸臣滿面愁容，定然二人合謀暗算狄青，故請旨立生死狀，亦是此意。吾自幼習武，多言本官狠勇，豈期又出一狄青英雄，不在吾下。但我二人都是龐洪眼中釘，況狄青乃狄太後一脈之親。上日他來拜望在先，前日因他在王府中，不便答拜，如今已歸署所，不免前往答謝他。

當日石郡馬端正衣冠，高乘銀（馬宗）白馬，十六對家丁擁護相隨，一時來至提督府門，急令人通報進內。若照官規，自有尊卑之敘，狄青因他是勇平王之婿，又曾與自己作證人，是個義俠之輩。況禦史與提督，文武不相統屬，吩咐大開中堂門，恭身迎接進後堂。分賓主坐下，敘說寒溫一番。復提及龐太師，石爺道：“那賊是個弄權不法的大奸臣，不知何以與王親大人作對？乞道其詳。”狄爺將包公付度胡倫之事，一一說明，禦史聽了，微笑道：“這老賊好沒分曉，為著他人事情，將這個冤家擔在自己身上。但思王親雖是英雄之漢，怎奈龐賊陰謀狠毒，甚於蛇虎，倘被他暗起波瀾計算，難出奸臣圈套，這便如何是好？”狄爺聽了冷笑道：“石大人，龐洪奸謀，吾也早為防備，且削除奸佞，此志不忘。”石爺聽了，點頭道：“倘然如願，本官也感大人之恩。”狄爺道：“郡馬何出此言？”石爺道：“一言難盡！”即將龐洪陷害父命，此仇未報，細細說明。

狄爺聽罷，說道：“原來郡馬也是有心人了。”石爺道：“狄王親欲削除奸佞，只消請了太後娘娘懿旨，何難削除龐賊眾奸佞乎？”狄爺道：“那裏話來！若靠了太後娘娘勢力，將人壓制，則盡可殺人不償命了。此言說來恐被人嘲笑。難道龐賊就沒權勢傾消的日子嗎？”石爺聽罷，自覺失言沒趣，即道：“足見狄王親丈夫氣概，下官失言了。”登時告別。狄爺道：“下官出言狂妄，莫非郡馬大人見怪？”石爺道：“非也，莫逆之交，豈因言語芥蒂？”狄爺道：“如不見怪，再請坐片刻，奉敬數杯薄酒，略表敬心，然後回府如何？”石爺道：“不敢叨擾，後日再領情，告辭了。”狄爺殷勤款留不住，只得送別了。石禦史回到府中，心想狄青原是氣度清高之英雄，只因吾思報親仇，心急口快，不覺失言了。

不表石爺讚美狄青志量宏高，心中敬愛，且表狄青閒中無事，思量身仕王家顯貴，想出幾條心事：一者撤不下生身之母，未知死活存亡；二來拋不下張忠、李義兩英雄，自萬花樓一別，吾今日已身榮安享，他們還在牢中受苦，不知何日得出？吾一心還期安邦定國，掃除佞賊，滅盡內奸，方遂吾志。

不表英雄思念，卻言狄氏娘娘，這天心中大悅，只因想起：姑侄重逢，狄門香煙有靠，追思往事，如同夢境。自離故土，已經二十年，南清宮內身作王妃，生了王兒趙璧，未及半載，陳琳救得太子進宮，八王爺收育為己子，撫育一十六年。自太子一經救出，即晚碧雲宮即遭焚毀，可憐李後遭難，只落得劉氏太後安享逍遙，當今王兒那裏得知真情，認仇人為嫡母。數載之後，八王爺殞天，又經數載，先帝真宗得勝還朝，不一載亦駕崩，立太子登基嗣位，至今二載。老身今已安享大福，但心牽故土，難得今日姑侄重逢。喜得侄兒雖然年少，生來烈烈英雄，心性清高，不肯無功受祿，自要教場比武，立下生死狀，令人驚心。豈料他自有本須，傷卻王提督，目今已受一品高官，但未成配，須要尋覓賢淑嬌娥匹配，重整先人廟宇墳塋，振作家聲，方不負侄兒顯貴，也完了我的心願。但連日不會侄兒，心殊悵悵，不免宣來，談談此事便了。

頃刻即傳懿旨。狄青聞召，端正衣冠，來至王府內拜見。太後娘娘心頭恰悅，一旁賜座。內監遞過龍井茶一盞。狄太後開言

道：“侄兒，你父棄世，母子相依，又逢水難，你得仙師搭救，但母親未知生死，你今思念否？”狄青道：“提及吾母，使吾心更為悲切，一自耽擱仙山七載，日日思念母親。但想當初身入波濤之內，怎得復有人相救，想定然不在世了。”狄太後聽了，不禁心酸下淚，不語半晌，嘆道：“賢侄兒，你今已身榮一品，無如故居府第，先祖廟宇墳塋，被水坍塌，已成白土，今須重整門牆為是，未知侄兒意下如何？”狄青離位道：“姑母大人訓諭，敢不如命！”太後道：“雖然如此，但你乃一武員，那能抽俸辦理，待吾發出黃金四千兩，差兩名得力官員，前往料理可也。”狄青謝道：“姑母大人費心。”狄太後又呼道：“賢侄兒，為姑母還有要事說與你知，你今年少，官居一品，無如內助尚缺，待吾與你細選賢淑作配，以主中饋便了。”狄青道：“姑母此說，且慢酌量，待侄兒覓得母親著落，如若他果不在世，便終身不娶了”太後聽了搖首道：“如此是癡兒了！枉你是一英雄漢子，理上欠通，你不聞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人子豈能斬絕宗枝！即你母親不在陽世，亦要繼後傳流，願你今日聽信吾言，倘得你香煙有賴，吾做姑母的復有何憂？”狄青道：“謹依訓諭金言。”

談言未畢，潞花王已至內宮，表兄弟相見，欣然喜色。敘禮復坐，談論一刻，設筵對酌，歡敘間已是紅日西沉。狄爺吃酒至半酣，用過晚膳。狄太後恐防侄兒酒醉糊塗，又往外廂生事，故只打發隨從人等回衙，將狄青留宿王府。次日飯後，狄青方拜別太後娘娘，又辭過潞花王，回至署中。後來狄太後擇了吉期，發出黃金四千兩，文武官兩員，徑往山西西河修建墳塋第宇而去。不關正傳，不須詳言。

不知後文如何交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